

## 第六十一回

###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

话说晋及诸侯之兵，围了偃阳城二十四日，攻打不下，忽然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。荀偃、士匄二将虑军心有变，同至中军来禀智 曰：“本意谓城小易克，今围久不下，天降大雨，又时当夏令，水潦将发，泡水在西，薛水在东，澠水在东北，三水皆与泗水相通，万一连雨不止，三水横溢，恐班师不便。不如暂归，以俟再举。”智 大怒，取所凭之几，向二将掷之，骂曰：“老夫可曾说来，‘城小而固，未易下也。’竖子自任可灭，在晋侯面前，一力承当，牵帅老夫，至于此地！攻围许久，不见尺寸之效，偶然天雨，便欲班师。来由得你，去由不得你！今限汝七日之内，定要攻下偃阳。若还无动，照军令状斩首！速去！勿再来见！”

二将吓得面如土色，喏喏连声而退。谓本部军将曰：“元帅立下严限，七日若不能破贼，必取吾等之首，今我亦与尔等立限，六日不能破城，先斩汝等，然后自刭，以申军法。”众将皆面面相觑。偃、匄曰：“军中无戏言！吾二人当亲冒矢石，昼夜攻之，有进无退。”约会鲁、曹、邾三国，一齐并力。时水势稍退。偃、匄乘辎车，身先士卒，城上矢石如雨，全然不避。自庚寅日攻起，至甲午日，城中矢石俱尽，荀偃附堞先登，士匄继之，各国军将，亦乘势蚁附而上，坛斑巷战而死。智 入城，偃阳君率群臣迎降于马首，智 尽收其族，留于中军。计攻城至城破之日，才五日耳，若非智 发怒，此举无功矣。髯翁有诗云：

仗钺登坛无地天，偏裨何事敢侵权？

一人投机三军惧，不怕隆城铁石坚。

时悼公恐偃阳难下，复挑选精兵二千人，前来助战，行至楚邱，闻智 已成大功，遂遣使至宋，以偃阳之地封宋向戌，向戌同宋平公亲至楚邱来见晋侯。向戌辞不受封，悼公乃归地于宋公。宋、卫二君，各设享款待晋侯，智 述鲁三将之勇，悼公各赐车服，乃归。悼公以偃阳子助楚，废为庶人，选其族人之贤者，以

主妘姓之祀，居于霍城。其秋，荀会卒，悼公以魏绛能执法，使为新军副将，以张老为司马。

是冬，第二军伐郑，屯于牛首，复添虎牢之戍。适郑人尉止作乱，杀公子騂、公子发、公孙辄于西宫之朝，騂之子公孙夏字子西、发之子公孙侨字子产，各帅家甲攻贼，贼败走北宫。公孙蚤亦率众来助，遂尽诛尉止之党，立公子嘉为上卿。栾黶请曰：“郑方有乱，必不能战，急攻之可拔也。”智 曰：“乘乱不义。”命缓其攻。公子嘉使人行成，智 许之。比及楚公子贞来救郑，则晋师已尽退矣，郑复与楚盟。传称：“晋悼公三驾服楚。”此乃“三驾”之一。周灵王九年事也。

明年夏，晋悼公以郑人未服，复以第三军伐郑。宋向戌之兵，先至东门，卫上卿孙林父帅师同邠人屯于北鄙，晋新军元帅赵武等，营于西郊之外，荀 帅大军自北林而西，扬兵于郑之南门，约会各路军马，同日围郑。郑君臣大惧，又遣使行成，荀 又许之，乃退师于宋地。郑简公亲至亳城之北，大犒诸军，与荀 等歃血为盟，晋、宋各军方散，此乃“三驾”之二。楚共王大怒，使公子贞往秦借兵，约共伐郑。时秦景公之妹，嫁为楚王夫人，两国有姻好，乃使大将嬴詹帅车三百乘助战。共王亲帅大军，望荥阳进发，曰：“此番不灭郑，誓不班师！”

却说郑简公自亳城北盟晋而归，逆知楚军旦暮必至，大集群臣计议，诸大夫皆曰：“方今晋势强盛，楚不如也。但晋兵来甚缓，去甚速，两国未尝见个雌雄，所以交争不息，若晋肯致死于我，楚力不逮，必将避之，从此可专事于晋矣。”公孙舍之献策曰：“欲晋致死于我，莫如怒之。欲激晋之怒，莫如伐宋，宋与晋最睦，我朝伐宋，晋夕伐我，晋能骤来，楚必不能，我乃得有词于楚也。”诸大夫皆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

正计议间，谍入探得楚国借兵于秦的消息来报。公孙舍之喜曰：“此天使我事晋也！”众人不解其意。舍之曰：“秦、楚交伐，郑必重困。乘其未入境，当往迎之，因导之使同伐宋国。一则免楚之患，二则激晋之来，岂非一举两得？”郑简公从其谋，即命公孙舍之乘单车星夜南驰，渡了颍水，行不一舍，正遇楚军，公孙舍之下车拜伏于马首之前。楚共王厉色问曰：“郑反覆无信，寡人正来问罪，汝来却是何意？”舍之奏曰：“寡君怀大王之德，畏大王之威，所愿终身宇下，岂敢离遏？无奈晋人暴虐，与宋合兵，侵扰无已。寡君惧社稷颠覆，不能事君，姑与之和，以退其师，晋师既退，仍是大王贡献之邑也。恐大王未鉴敝邑之诚，特遣下臣奉迎，布其心腹。大王若能问罪于宋，寡君愿执鞭为前部，稍效犬马，以明誓不相背之意。”共王回嗔作喜曰：“汝君若从寡人伐宋，寡人又何说乎？”舍之又奏曰：“下臣束装之日，寡君已悉索敝赋，俟大王于东鄙，不敢后也。”共王曰：

“虽然如此，但秦庶长约在荥阳城下相会，须与同事方可。”舍之复奏曰：“雍州辽远，必越晋过周，方能至郑，大王遣一介之使，犹可及止。以大王之威，楚兵之劲，何必借助于西戎哉？”共王悦其言，果使人辞谢秦师，遂同公孙舍之东行，及有莘之野，郑简公帅师来会，遂同伐宋国，大掠而还。

宋平公遣向戌如晋，诉告楚、郑连兵之事。悼公果然大怒，即日便欲兴师，此番又轮该第一军出征了。智 进曰：“楚之借师于秦者，正以连年奔走道路，不胜其劳也。我一岁而再伐，楚其能复来乎？此番得郑必矣。当示以强盛之形，坚其归志。”悼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大合宋、鲁、卫、齐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各国，一齐至郑，观兵于郑之东门，一路俘获甚众。此师乃“三驾”之三也。郑简公谓公孙舍之曰：“子欲激晋之怒，使之速来，今果至矣，为之奈何？”舍之对曰：“臣请一面求成于晋，一面使人求救于楚，楚兵若能亟来，必当交战，吾择其胜者而从之。若楚不能至，吾受晋盟，因以重赂结晋，晋必庇我，又何楚之足患乎？”简公以为然。乃使大夫伯骈行成于晋；使公孙良霄、太宰石 如楚告曰：“晋师又至郑矣，从者十一国，兵势甚盛，郑亡已在旦夕。君王若能以兵威慑晋，孤之愿也，不然，孤惧社稷不保，不得不即安于晋，惟君王怜之，恕之！”楚共王大怒，召公子贞问计，公子贞曰：“我兵乍归，喘息未定，岂能复发？姑让郑于晋，后取之，何患无日！”共王余怒未平，乃囚良霄、石 于军府，不放归国。髯仙有诗云：

楚晋争锋结世仇，晋兵迭至楚兵休。

行人何罪遭拘执？始信分军是善谋。

时晋军营于萧鱼，伯骈来至晋军，悼公召入，厉声问曰：“汝以行成哄我，已非一次矣。今番莫非又是缓兵之计？”伯骈叩首曰：“寡君已别遣行人先告绝于楚，敢有二心乎？”悼公曰：“寡人以诚信待汝，汝若再怀反覆，将犯诸侯之公恶，岂独寡人！汝且回去，与汝君商议详确，再来回话。”伯骈又奏曰：“寡君薰沐而遣下臣，实欲委国于君侯，君侯勿疑。”悼公曰：“汝意既决，交盟可也。”乃命新军元帅赵武，同伯骈入城，与郑简公歃血订盟。简公亦遣公孙舍之随赵武出城，与悼公要约。

是冬十二月，郑简公亲入晋军，与诸侯同会，因请受歃。悼公曰：“交盟已在前矣，君若有信，鬼神鉴之，何必再歃？”乃传令：“将一路俘获郑人，悉解其缚，放归本国。禁诸军不得犯郑国分毫，如有违者，治以军法！虎牢戍兵，尽行撤去，使郑人自为守望。”诸侯皆谏曰：“郑未可恃也。倘更有反覆，重复设戍难矣。”悼公曰：“久劳苦诸国将士，恨无了期。今当与郑更始，委以腹心，寡人不负郑，郑

其负寡人乎？”乃谓郑简公曰：“寡人知尔苦兵，欲相与休息，今后从晋从楚，出于尔心，寡人不强。”简公感激流涕曰：“伯君以至诚待人，虽禽兽可格，况某犹人类，敢忘覆庇？再有异志，鬼神必殛！”简公辞去。明日使公孙舍之献赂为谢：乐师三人，女乐十六人，歌钟三十二枚，鎛磬相副，针指女工三十人，輶车广车共十五乘，他兵车复百乘，甲兵具备。悼公受之。以女乐八人、歌钟十二赐魏绛，曰：“子教寡人和诸戎狄，以正诸华，诸侯亲附，如乐之和，愿与子同此乐也。”又以兵车三分之一，赐智 曰：“子教寡人分军敝楚，今郑人获成，皆子之功。”绛、二将，皆顿首辞曰：“此皆仗君之灵，与诸侯之劳，臣等何力之有？”悼公曰：“微二卿，寡人不能至此，卿勿固却。”乃皆拜受。于是十二国车马同日班师。悼公复遣使行聘各国，谢其向来用师之劳，诸侯皆悦，自此郑国专心归晋，不敢萌二三之念矣。史臣有诗云：

郑人反覆似猱狙，晋伯偏将诈力锄。

二十四年归宇下，方知忠信胜兵戈。

时秦景公伐晋以救郑，败晋师于栢，闻郑已降晋，乃还。

明年为周灵王十一年，吴子寿梦病笃，召其四子诸樊、馀祭、夷昧、季札至床前，谓曰：“汝兄弟四人，惟札最贤，若立之，必能昌大吴国。我一向欲立为世子，奈札固辞不肯。我死之后，诸樊传馀祭，馀祭传夷昧，夷昧传季札，传弟不传孙，务使季札为君，社稷有幸。违吾命者，即为不孝，上天不祐！”言讫而绝。诸樊让国于季札曰：“此父志也。”季札曰：“弟辞世子之位于父生之日，肯受君位于父死之后乎？兄若再逊，弟当逃之他国矣。”诸樊不得已，乃宣明次传之约，以父命即位。晋悼公遣使吊贺，不在话下。

又明年为周灵王十二年，晋将智 、士魴、魏相，相继而卒。悼公复治兵于绵山，欲使士匄将中军，匄辞曰：“伯游长。”乃使中行偃代智 之任，士匄为副。又欲使韩起将上军，起曰：“臣不如赵武之贤。”乃使赵武代荀偃之任，韩起为副。栾黶将下军如故，魏绛为副。其新军尚无帅。悼公曰：“宁可虚位以待人，不可以人而滥位。”乃使其军吏，率官属卒乘，以附于下军。诸大夫皆曰：“君之慎于名器如此。”乃各修其职，弗敢懈怠。晋国大治，复兴文襄之业。未几，废新军并入三军，以守侯国之礼。

是年秋九月，楚共王审薨，世子昭立，是为康王。吴王诸樊命大将公子党帅师伐楚，楚将养繇基迎敌，射杀公子党，吴师败还。诸樊遣使告败于晋，悼公合诸侯于向以谋之。晋大夫羊舌肸进曰：“吴伐楚之丧，自取其败，不足恤也。秦、晋邻国，世有姻好，今附楚救郑，败我师于栢，此宜先报。若伐秦有功，则楚势益

孤矣。”悼公以为然。使荀偃率三军之众，同鲁、宋、齐、卫、郑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十二国大夫伐秦，晋悼公待于境上。秦景公闻晋师将至，使人以毒药数囊，沉于泾水之上流。鲁大夫叔孙豹同莒师先济，军士饮水中毒，多有死者，各军遂不肯济。郑大夫公子侨谓卫大夫北宫括曰：“既已从人，敢观望乎？”公子侨帅郑师渡泾，北宫括继之，于是诸侯之师皆进，营于殽林。谍报：“秦军相去不远。”荀偃令各军：“鸡鸣驾车，视我马首所向而行！”下军元帅栾黶，素不服中行偃，及闻令，怒曰：“军旅之事，当集众谋，即使偃能独断，亦宜明示进退，乌有使三军之众，视其马首者？我亦下军之帅也，我马首欲东。”遂帅本部东归。副将魏绛曰：“吾职在从帅，不敢俟中行伯矣。”亦随栾黶班师。早有人报知中行偃。偃曰：“出令不明，吾实有过。令既不行，何望成功？”乃命诸侯之师，各归本国，晋师亦还。时栾黶为下军戎右，独不肯归，谓范匄之子范鞅曰：“今日之役，本为报秦，若无功而返，是益耻也。吾兄弟二人，并在军中，岂可一时皆返？子能与我同赴秦师乎？”范鞅曰：“子以国耻为念，鞅敢不从！”乃各引本部驰入秦军。

却说秦景公引大将嬴詹及公子无地，帅车四百乘，离殽林五十里安营，正遣人探听晋兵进止，忽见东角尘头起处，一彪车马飞来，急使公子无地率军迎敌。栾鍼奋勇上前，范鞅助之，连刺杀甲将十余人。秦军披靡欲走，望其后军无继，复鸣鼓合兵围之。范鞅曰：“秦兵势大，不可当也！”栾鍼不听。嬴詹大军又到，栾鍼复手杀数人，身中七箭，力尽而死。范鞅脱甲，乘单车疾驰得免。栾黶见范鞅独归，问曰：“吾弟何在？”鞅曰：“已没于秦军矣！”黶大怒，拔戈直刺范鞅，鞅不敢相抗，走入中军。黶随后赶到，鞅避去。其父范匄迎谓曰：“贤婿何怒之甚也？”黶妻栾祁，乃范匄之女，故以婿呼之。黶怒气勃勃，不能制，大声答曰：“汝子诱吾弟同入秦师，吾弟战死，而汝子生还，是汝子杀吾弟也。汝必逐鞅，犹可恕，不然，我必杀鞅，以偿吾弟之命！”范匄曰：“此事老夫不知也，今当逐之。”范鞅闻其语，遂从幕后出奔秦国。

秦景公问其来意，范鞅叙述始末。景公大喜，待以客卿之礼。一日，问曰：“晋君何如人？”对曰：“贤君也，知人而善任。”又问：“晋大夫谁最贤？”对曰：“赵武有文德，魏绛勇而不乱，羊舌肸习于《春秋》，张老笃信有智，祁午临事镇定，臣父匄能识大体，皆一时之选。其他公卿，亦皆习于令典，克守其官，鞅未敢轻议也。”景公又曰：“然则晋大夫中，何人先亡？”鞅对曰：“栾氏将先亡。”景公曰：“岂非以汰侈故乎？”范鞅曰：“栾黶虽汰侈，犹可及身，其子盈必不免。”景公曰：“何故？”鞅对曰：“栾武子恤民爱士，人心所归，故虽有弑君之恶，而国中不以为非，戴其德也。思召公者，爱及甘棠，况其子乎？黶若死，盈之善未能及人，而武



之德已远，修廩之怨者，必此时矣。”景公叹曰：“卿可谓知存亡之故者也！”乃因范鞅而通于范匄，使庶长武聘晋，以修旧好，并请复范鞅之位。悼公从之，范鞅归晋。悼公以鞅及栾盈并为公族大夫，且谕栾廩勿得修怨。自此秦、晋通和，终春秋之世，不相加兵。有诗为证：

西邻东道世婚姻，一旦寻仇斗日新。

玉帛既通兵革偃，从来好事是和亲。

是年栾廩卒，子栾盈代为下军副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卫献公名衎，自周简王十年，代父定公即位。因居丧不戚，其嫡母定姜，逆知其不能守位，屡屡规谏，献公不听。及在位，日益放纵，所亲者无非谗谄面谀之人，所喜者不过鼓乐田猎之事。自定公之世，有同母弟公子黑肩，怙宠专政。黑肩之子公孙剽，嗣父爵为大夫，颇有权略。上卿孙林父、亚卿宁殖，见献公无道，皆与剽结交。林父又暗结晋国为外援，将国中器币宝货，尽迁于戚，使妻子居之。献公疑其有叛心，一来形迹未著，二来畏其强家，所以含忍不发。

忽一日，献公约孙、宁二卿共午食。二卿皆朝服待命于门，自朝至午，不见使命来召，宫中亦无一人出来，二卿心疑。看看日斜，二卿饥困已甚，乃叩宫门请见。守阍内侍答曰：“主公在后圃演射，二位大夫若要相见，可自往之。”孙、宁二人心中大怒，乃忍饥径造后圃，望见献公方戴皮冠，与射师公孙丁较射。献公见孙、宁二人近前，不脱皮冠，挂弓于臂而见之，问：“二卿今日来此何事？”孙、宁二人齐声答曰：“蒙主公约共午食，臣等伺候至今，腹且馁矣，恐违君命，是以来此。”献公曰：“寡人贪射，偶尔忘之。二卿且退，俟改日再约可也。”言罢，适有鸿雁飞鸣而过，献公谓公孙丁曰：“与尔赌射此鸿。”孙、宁二人含羞而退。林父曰：“主公耽于游戏，狎近群小，全无敬礼大臣之意，我等将来必不免于祸，如何？”宁殖曰：“君无道，止自祸耳，安能祸人？”林父曰：“我意欲奉公子剽为君，子以为何如？”宁殖曰：“此举甚当，你我相机而动便了。”言罢各别。

林父回家，饭毕，连夜径往戚邑，密唤家臣庾公差、尹公佗等，整顿家甲，为谋叛之计。遣其长子孙蒯，往见献公，探其口气。孙蒯至卫，见献公于内朝，假说：“臣父林父，偶染风疾，权且在河上调理，望主公宽宥。”献公笑曰：“尔父之疾，想因过饿所致，寡人今不敢复饿子。”命内侍取酒相待，唤乐工歌诗侑酒。太师请问：“歌何诗？”献公曰：“《巧言》之卒章，颇切时事，何不歌之？”太师奏曰：“此诗语意不佳，恐非欢宴所宜。”师曹喝曰：“主公要歌便歌，何必多言！”原来师曹善于鼓琴，献公使教其嬖妾，嬖妾不率教，师曹鞭之十下，妾泣诉于献公，

献公当嬖妾之前，鞭师曹三百，师曹怀恨在心，今日明知此诗不佳，故意欲歌之，以激孙蒯之怒。遂长声而歌曰：“彼何人斯，居河之麋？无拳无勇，职为乱阶。”献公的主意，因孙林父居于河上，有叛乱之形，故借歌以惧之。孙蒯闻歌，坐不安席，须臾辞去。献公曰：“适师曹所歌，子与尔父述之，尔父虽在河上，动息寡人必知，好生谨慎，将息病体。”孙蒯叩头，连声“不敢”而退。回戚，述于林父，林父曰：“主公忌我甚矣！我不可坐而待死。大夫蘧伯玉，卫之贤者，若得彼同事，无不济矣。”乃私至卫，往见蘧瑗曰：“主公暴虐，子所知也。恐有亡国之事，将若之何？”瑗对曰：“人臣事君，可谏则谏，不可谏则去之，他非瑗所知矣。”林父度瑗不可动，遂别去。瑗即日逃奔鲁国。

林父聚徒众于邱宫，将攻献公。献公惧，遣使至邱宫，与林父讲和，林父杀之。献公使视宁殖，已戒车将应林父矣。乃召北宫括，括推病不出。公孙丁曰：“事急矣！速出奔，尚可求复。”献公乃集宫甲约二百余人为一队，公孙丁挟弓矢相从，启东门而出，欲奔齐国。孙蒯、孙嘉兄弟二人，引兵追及于河泽，大杀一阵，二百余名宫甲，尽皆逃散，存者仅十数人而已。赖得公孙丁善射，矢无虚发，近者辄中箭而死，保著献公，且战且走，二孙不敢穷追而返。才回不上三里，只见庾公差、尹公佗二将引兵而至，言：“奉相国之命，务取卫侯回报。”孙蒯、孙嘉曰：“有一善箭者相随，将军可谨防之！”庾公差曰：“得非吾师公孙丁乎？”原来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，公差又学射于公孙丁，三人是一线传授，彼此皆知其能。尹公佗曰：“卫侯前去不远，姑且追之。”

约驰十五里，赶著了献公，因御人被伤，公孙丁在车执辔，回首一望，远远的便认得是庾公差了，谓献公曰：“来者是臣之弟子，弟子无害师之事，主公勿忧。”乃停车待之。庾公差既到，谓尹公佗曰：“此真吾师也。”乃下车拜见。公孙丁举手答之，麾之使去，庾公差登车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各为其主。我若射，则为背师，若不射，则又为背主，我如今有两全之道。”乃抽矢叩轮，去其镞，扬声曰：“吾师勿惊！”连发四矢，前中轼，后中轸，左右中两旁，单单空著君臣二人，分明显个本事，卖个人情的意思。庾公差射毕，叫声：“师傅保重！”喝教回车，公孙丁亦引辔而去。尹公佗先遇献公，本欲逞艺，因庾公差是他业师，不敢自专，回至中途，渐渐懊悔起来，谓庾公差曰：“子有师弟之分，所以用情，弟子已隔一层，师恩为轻，主命为重，若无功而返，何以复吾恩主？”庾公差曰：“吾师神箭，不下养繇基，尔非其敌，枉送性命！”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，当下复身来追卫侯。不知结末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